

今年5月的一天,安徽省含山县凌家滩村突然来了一群人,随之而来的不仅有大批的仪器,还有公安民警和武装警察。他们到来之后立刻在凌家滩村外的坟地上拉起警戒线,任何不相干的人都不能进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在这个偏僻的村庄如此大动干戈呢?

小村庄发现史前宝藏

原来,这里被证实地下埋藏着巨大的宝藏,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张敬国从1987年开始就带领考古队在这里考察宝藏所在。然而正在探寻宝藏的不仅仅是张敬国,还有一群隐藏身份的人——盗墓者,山坡上留下的盗洞就是他们的罪证。

20年来的严密考察和论证,张敬国早就把这片开阔地列为最重要的墓穴入口之一,但由于当地村民的坟墓较多,20年来他一直没有得到实地挖掘的机会。今年无法再继续等待了,因为各种证据已经指向这个地方,提示这里可能就是宝藏的入口。更加令张敬国坐立不安的是,他意识到盗墓者正慢慢地向他的目标逼近。

20年前的一个下午,85岁老人万友桥为老伴下葬,当人们挖开土准备安葬死者时,突然发现了一些奇形怪状的东西。虽然泥土使它们失去了应有的光彩,但是奇怪形状却引起了村民的兴趣,这批物品随即被当地文物部门送往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敬国成了第一个见到这些物品的专业人士。

张敬国判断这些看似普通的东西可能就是新石器时代的遗物,他怀疑这些东西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文化遗址宝藏。随后,他带领一个考察小组进驻凌家滩村。根据当地人介绍,在这片乱坟岗上,人们经常可以发现来历不明的物品,张敬国在经过考虑之后,决定把这片乱

与时间、“隐形人”赛跑,好事多磨,墓葬重现,《走近科学》揭开——

宝藏迷踪



坟岗作为工作的起点。八卦玉版和玉龟的发现证明了历史上有关八卦的传说始于5000多年前的伏羲氏这一说法并非虚构。这个发现震撼了考古界,人们仿佛嗅到了巨大宝藏所散发的气息。然而,这些宝藏的具体位置究竟在哪里呢?

寻找宝藏位置

与20年前相比,现在张敬国的工作难度更大。因为今天他又增加了一个对手——盗墓者。考古团队夜以继日并且小心翼翼地在地层下推进,但工作进展得并不顺利,今年5月和6月,考古队在这里没有发现任何宝藏的痕迹。于是,张敬国又仔细查看起花费了他20年心血才完成的凌家滩考古地图。

如果这次行动出现偏差,问题一定出现在地图中两种颜色标注的

地方。现在张敬国挖掘的地方位于紫色的中间位置,他认为这里就是贵族墓葬群所在。遗憾的是根据这个判断,到目前为止他并没有发现重要墓葬的痕迹。那么,红色区域也许就是宝藏隐藏的位置所在,因为2000年他在这里发现了重要的遗迹存留——一个完整的瓦罐和草木灰。经过鉴定,草木灰距今已有5500年的历史。

5500年前的草木灰提醒张敬国,这片土层的下面一定隐藏着千年的奥秘。事不宜迟,他立刻对这个地方进行试探性的挖掘。随后又发现了一个红陶水井,而且这里的地层和水井的构成同为红陶块。根据考古测量,这连成一片的红陶块总面积约2700平方米,相当于6个半篮球场的面积。与此同时,他们还发

现了几个直径30厘米左右的柱洞。这个发现令张敬国兴奋不已,如果真如推论那样这里是数千年前宫殿和神庙的遗址,那么下面隐藏的东西一定令人惊讶。于是,他把这个地方标注为宝藏隐藏的重点之一。

发现盗洞,转移工作重点

但是,就在张敬国继续围绕这片土地仔细观察时,一个盗洞赫然出现在他面前。于是,他决定立刻停止目前其他地方的挖掘工作,把所有的技术人员和武装保卫力量全部转移到了这片有一个盗洞的土地上。

于是,他们对这个探方进行了命名。在警戒线以内,人们在认真地清理着每一寸土地。随着挖掘工作的推进,考古队员们发现盗洞直接指向墓穴。此时,张敬国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因为他抢先了盗墓人一步。

今年6月21日上午,就在工棚里的考古队员们准备清理一些杂乱的石头时,他们在一块石料上面触摸到了一些奇怪的凹凸纹理。随即,考古人员立刻把这个现象报告给了张敬国。来到现场的张敬国从多个方面仔细观察后发现,一个椭圆形石头前端有一凸起,在这个凸起的斜上方是一个类似眼睛的凹凸。翻到这块石头的另外一边,类似的形状也同样存在。把这些细节联系起来之后发现,这是动物——玉猪的圆雕。

20年前,当人们第一次打开凌家滩宝藏时,是石钺引导考古人员发现了玉钺、玉版等宝物。那么20年后,玉猪的发现是否也预示着将有更大的发现呢?

墓葬重现天日

通过研究以前出土的玉器后张敬国发现,最近的玉石料产地肥东县距离凌家滩也有50多公里,而且这些玉石非常坚硬。5000多年前的凌家滩人究竟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把那些沉重的玉石料运回凌家滩的呢?而更令人震惊的是,在凌家滩曾经存在巨石阵。

58岁的黄发平是墓地的守夜人,据他介绍,尽管巨石已经被炸毁,但他坚信从前的巨石阵隐藏着奥秘,而且距离凌家滩约5公里的太湖山就有与此相同的石头。

远距离搬运巨石,大范围控制周边的玉石资源。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那么5000多年前凌家滩的强大和富裕程度应该是惊人的。巧合的是,张敬国曾经在凌家滩发现了大量的玉璜,其中一个虎首璜被一分为二,根据剩下的那一半虎首璜,专家认为,凌家滩应该是当时巢湖流域范围内最高级别的聚落中心。

挖掘工作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一天,考古人员在清扫探方里的浮土时发现数个排列整齐的白色玉环状物体,从它们出现的位置来看,几乎可以肯定这就是一个墓葬。与此同时,考古队还肯定了一个惊人的事实。

他们发现这里曾经是凌家滩氏族祭坛的阶梯,而这个刚刚发现的墓穴就位于阶梯的最顶端,距离祭坛中心咫尺之遥。祭坛,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重要的场所,有权利祭拜天地的只有天子一人,可见墓主人的身份非同一般。6月26日,这个被埋藏了5000多年的墓葬终于重见天日。经过整理后发现,这座墓长3.6米、宽2.1米,酸性的土壤已经把墓主人的尸骨完全毁灭。墓穴里的玉器、石器和陶器被摆成人形,有的地方随葬品整整叠加了6层。墓主人头部朝南,在这个地方放置了大量的玉环;稍微向东偏移,十几个玉璜位于他的胸部;胸部以下到脚部排列着大量的石钺、石斧和石凿;他的左右双手分别戴着10个玉镯;下腹部放置有3个玉龟,脚部的地方堆积着大量的玉环和石钺。

这里的随葬品达到330件之多,张敬国从未在凌家滩的单个墓穴里面发现如此众多的文物。但这个史前高度文明的地方为何在距今5000多年前的时候突然神奇消失,留给后人更多的想象空间……

(本文素材由央视《走近科学》栏目提供)

江亚轮海难

大多数人都看过《泰坦尼克号》,那是一次空前的海难,但鲜为人知的是,发生在民国时期上海的江亚轮海难,才是迄今为止世界范围内最大的海难,那次约有3000余人死于非命,而至今也没有对此作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它发生的前因后果至今都是一个谜……

船上人数严重超标

江亚轮额定的最大载客量为2250人,但1948年12月3日16时30分,江亚轮开始它的死亡之旅时,出口报告单上填的却是“乘客2607人”,但是这个数字,既没有包括无票上船的1000余人,也没有包括水手的亲戚等人。据粗算,当天船上的总人数高达4000人以上,超过正常载客量的1倍还多。

张翰庭是金源利号帆船的船主,他的船比江亚轮小十几倍。12月3日下午,因为张翰庭在家里忙着招呼亲戚朋友,使得金源利晚开了半个小时。正是这半个小时,使得张翰庭在第一时间、第一现场见证了世界上第一海难。出发两个小时后的江亚轮一切正常,18时过后,轮船驶出吴淞口,水流渐大,船体随之晃荡起来。江亚轮是当时中国最豪华的客轮,原名“兴亚轮”,1933年在日本建造。1945年抗战胜利后,江亚轮由上海轮船招商局接收,于1946年5月23日首次在上海至宁波线上航行。在那个年代,从上海跑宁波的船很少,除了江亚轮,还有一艘与它对开的“江静轮”。18时45分,乘坐这艘豪华客轮的人们并不

知道一场灭顶之灾正悄悄靠近,江亚轮驶近横沙西南的里铜沙,也就是临近长江口的时候,江亚轮突然发生了爆炸。

船爆炸后迅速下沉

船体后部首先爆炸,船尾迅速下沉,船舱也立即进水,四五等舱的旅客首先遭受了灭顶之灾。因为登船时逃票的人很多,查票刚刚开始,因此,铁门都是被锁住的。然而就在这混乱之际,只听到有人喊“船沉了!爆炸了!”混乱中,船上竟然无人去解开救生艇的缆绳,于是很多人纷纷跳海,寒冬腊月,跳进海里的人来不及挣扎便被海水吞没。

此时,金源利上的人看见了前方出事的江亚轮,船上的人正在为如何营救而犹豫不决。经过反复思量,张翰庭最后决定立即将金源利靠上江亚轮。与金源利一起去救江亚轮的还有中国渔业公司的渔轮“华孚一号”和“华孚二号”。为了救人,金源利将船上的东西全部扔进海里,而两艘渔轮则扔掉了刚刚捕捞到的小黄鱼,这时候与江亚轮对开的江静轮也担起了救援的重任。

金源利救起435人,“江静轮”救起266人。然而,因为失事地点恰



为浅滩,汹涌的海水大量涌入,使得整艘轮船只剩烟囱、桅杆,船舷两侧的救生艇露在水面上。

罹难者的尸体大多无影无踪

据后来生还者回忆,随着金源利甲板上的人越来越多,系在江亚轮上的缆绳将它往下拖,而还没有能逃上来的人,还在不断向前涌,两艘轮船面临着一起沉没的危险。就在这关键时刻,金源利上的大副作出决定,两艘船不能同归于尽,把连着两船的缆绳砍断,面对声声惨叫,全体船员也无能为力。金源利将它救起的400多人送回了上海,此时已是次日清晨。

1948年12月5日17时,十六铺码头人山人海,3日登上江亚轮的人们风光地出发,两天以后他们又重新乘船回到了同一地点。去的时候,他们高兴地挤在这艘中国最豪华客轮的船舱里;回来的时候,一个个魂飞魄散,几乎成了僵硬的死

尸,全都横躺在招商局铁驳船的甲板上。

1948年12月6日,即江亚轮海难3天后,90多名潜水员和十几艘船只前往失事地点进行打捞,罹难者的尸体大多数已不见踪影,仅捞起尸体1336具,场面惨不忍睹。

一枚重磅炸弹脱钩坠海

江亚轮失事的消息震动了上海和江浙,《申报》连续11天刊载消息报道此事。由于罹难者大都为宁波人,宁波旅沪同乡会立即成立了“江亚轮惨案善后委员会”。据当时的统计,罹难者多达3000人以上,死亡人数远远超过“泰坦尼克号”海难。为了平息民众和遇难者家属的强烈不满和社会上的种种议论,调查轮船爆炸失事的原因成了当务之急。1948年12月7日,招商局特邀中国渔轮公司等14位专家前往失事海域调查。次年2月的官方调查报告称,锅炉室完好无损,船体破裂的

钢板全部向外弯曲等现象,将锅炉爆炸、轮船触礁、触雷等说法一一排除。就这样,众多猜测被打破,江亚轮海难不了了之。

一桩震惊世界的惨案久悬未决,直到解放以后,原招商局经理胡时渊在多年沉默之后终于说出了真相。原来,1948年12月,国民党上海海军航空兵的轰炸机飞往杭州执行任务后,在吴淞上空,机上悬挂的一枚重磅炸弹脱钩坠海。江亚轮此时恰好驶经这片水域,炸弹坠入客舱右舷水中,被行驶中的客轮产生的引力吸向船体爆炸。事发后,国民党当局将此视为绝密,严加封锁。然而,这只是胡时渊的一面之词,究竟是什么原因将这艘豪华客轮炸沉,至今无人知晓。

博物馆里的木制舵轮

宁波旅沪同乡会和江亚轮的所有者上海轮船招商局,都在事后对这次海难中做出贡献的张翰庭进行了表彰,而当时的上海市政府也因此特别授予他荣誉市民称号。

1956年,上海市政府决定打捞江亚轮。打捞工程历时160余天,终于使沉埋江底的江亚轮重见天日。打捞过程中,工作人员仔细搜寻罹难人员的遗骸和财物,将这些残骨和金条、项链、戒指等一一清理出水面,登记造册。后来,市政府用那些无人认领的金银首饰,修建了公墓,用于安葬那些已无法辨认身份的死难者的遗骨。

在浙东海事民俗博物馆里有一件珍贵藏品,它就是江亚轮的木制舵轮。木质舵轮的出现,似乎是要让人们再次唤醒记忆,关注这起迄今为止世界范围内最大的海难事故。

(本文素材由央视《第一线》栏目提供)